

# 伟大实践蕴含着丰富的创作主题和创新灵感

何向阳



## 核心阅读

只有热情关切而非旁观中立的态度,才可能使作家获得宽广视野和博大胸襟,从而把握时代整体发展而不纠缠于一己波澜

作家创作时有没有接地气,有没有打出一口深井,有没有与人民心心相印、水乳交融,必会在作品中显露出来

对艺术创作真诚、敬业、专注,才有作品的品位、质量和分量,任何文艺丰碑的矗立都经历过热情与意志的淬火锻造,都凝结着创造者的灵魂

的关切态度,对自己坚持的写作观他始终旗帜鲜明。在1978年一次与业余作者的座谈会上,柳青谈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并号召“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热爱这个制度,要描写要歌颂这个制度下的新生活”,他说,“我写这本书就是写这个制度的新生活,《创业史》就是写这个制度的诞生的。”这种源于制度自信的文化自信是其作品的筋骨,也启发今天的作家艺术家思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的实践越发证明它的优越性,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节点回望历史,我们究竟该以什么样的创作态度才能创造出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优秀作品?

## 对人民群众感情的浓度决定作品温度

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是作家创作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作品能否做到反映人民心声,取决于作家对人民的情感态度。情感是浓烈还是淡薄,是热情还是冷漠,一定会通过作品反映出来。换句话说,作家创作时有没有接地气,有没有打出一口深井,有没有与人民心心相印、水乳交融,必会在作品中显露出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柳青)后半辈子

大部分时间都是生活在这一群‘熟人’中间的。他能离开自己生活中的亲戚朋友,但永远也离不开他所创造的这些人物”(《病中的柳青》),一个作家何以与他的人物难分彼此?熟知柳青作品的人,读过他《王家斌》《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的人,都熟知他对人民的深情,那是经由14年共同生活建立起来的牢不可破的关系。随着岁月流逝,写下来的故事终会成为往事、变成历史,但那将自己作为人民“书记员”的信念与自觉,时隔半个多世纪,仍能让读者触到文字中跳动的灼热的心。

文艺创作说到底是一种神圣的劳动,它关系人的灵魂塑造,负有极为重要的使命与职责。马克思说,“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一个作家看似是在作品中塑造人物,其实这些人物也在“塑造”作家自身。人民是作家的导师,一个作家如果在创作中放弃人民,就是放弃文学的初心。不尊重人民的文字,何以得到人民尊重?不热爱人民的作家,怎会得到人民热爱?古往今来,一切受到尊崇的伟大作品无不在人物“浇铸”中实践这一朴素思想。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巴黎圣母院》中的爱斯梅拉达、托尔斯泰《复活》中的玛丝洛娃等人物,之所以那么久还能被读者深深记住,原因也在于此。

作家对人民真挚、彻底而持久的爱,表现在创作中,就是坚信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坚持在人民的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路遥多次谈到“普通劳动者”这个词,在“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上,他从不模棱两可,一直以身为普通劳动者一员而自豪,他视写出反映人民生活与创造的文学并在人民中间获得价值认同为作家最大光荣。于此,他不断提醒自己,“写小说,这也是一种劳动,并不比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就高贵多少,它需要的仍然是劳动者的赤诚而质朴的品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劳动者一并去热烈地拥抱大地和生活,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才有可能涌动起生命的血液,否则就可能制造出一些蜡像,尽管很漂亮,也终归是死的。”

## 对艺术创作探求的深度决定作品纯度

任何文学丰碑的矗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只要读一读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便知一二。这部副题为“《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的小册子记述了一部百万字长篇小说写作的繁难,不仅是解开作家精神世界的密码,更是所有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作家的“教科书”。它记述了一位作家要面对的种种,主题、题材、人物、细节、情感、乐趣、命运以及将它们从无到有、一一实现的非凡劳作。当然,它更完整展现了一位作家对创作虔诚而本真的态度。

# 绿色写作新收获

——纪实文学《春归库布其》读后

贾平凹

角度,涉猎内蒙古鄂尔多斯库布其沙漠古往今来的丰富信息,并且贴近现实生活,以世界荒漠化治理实践为坐标,试图揭示这片沙漠变为绿洲的历程,是言简意赅的绿色写作的收获之作。

我是陕南人,第一次到陕北黄河边,看到高原上的山一个连一个起伏绵延,看见黄河从沟壑中漫出古铜汁般的流水,厚云积岸,大河走泥,直惊叹地球上还有这么深的黄土。对于黄土的成因,有说是风沙的造化,风沙源头是北边的毛乌素沙漠,再北边是黄河套里的库布其沙漠,是离北京最近的沙漠。

多年间令人焦虑的沙尘暴和扬尘天气,与北部荒漠化有密切关系。如何治理沙患,修复荒漠化环境,变沙海为绿洲,《春归库布其》道出的便是沙区人数十年来创造的治沙模式——由国家和各级政府主导、企业产业化运作、农牧民市场化参与,再加上科技创

新,使这片号称中国第七大沙漠的生态系统得以改善,迎来春天般的回归,重现自古风草低见牛羊的美景,堪称全球治沙的中国模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样本。

这部纪实文学选题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浓厚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在文本结构上,从世界坐标窥探库布其生态样本的价值引入,从黄河套里的弓弦之地开篇,追溯沙漠形成的自然和社会历史轨迹,展现半个多世纪以来当地政府从沙患到治沙成果所创造的人间奇迹。继而典型性地叙述领头羊、联合国地球卫士奖得主王文彪和亿利团队的创业历程,从修筑穿沙公路、黄河锁边林带和沙漠腹地植树种草,到广种甘草等药用植物、发展光伏等节能环保产业、培育新型农牧业生产和生活方式,十万当地百姓实现脱贫致富。作为治沙样本,他们又走向西北部广阔的沙漠以至遥远的非洲从事荒漠治理的国际化合

《平凡的世界》写作过程超过6年,其中4年都在准备中度过。《人生》问世之后来自各方的赞誉没有使路遥飘飘然,相反他避开城市喧嚣,选择在一个叫作陈家山的煤矿“躲”了起来,他的说法是,“按全书的构思,一直到第三部才涉及到煤矿。也就是说,大约两年之后才写煤矿的生活。但我知道,进入写作后,我再很难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那么,我首先进入矿区写第一部,置身于第三部的生活场景,随时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里的气息,总能得到一些弥补。”为了人物塑造的需要,他找来政治、哲学、经济、历史以及农业、商业、工业、科技方面的书,更有养鱼、养蜂、施肥、税务、造林、土壤改造等小册子,在细读《红楼梦》3遍、研读《创业史》7遍的“临考”式写作准备中,他还找来10年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订本。不走捷径,不搞速成,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创作上,以浩大的阅读量和充分的准备为写作打下坚实基础。

志存高远的路遥深知艺术有其自身规律。选择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使他从上世纪80年代众多流行的“新的概念化或理论化”中“跳”了出来,在避开急功近利、标新立异的同时,他也警醒于现实主义的庸俗化,力图以深耕细作的扎实劳动使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放射出璀璨光芒。对艺术创造的虔诚与尊重是他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文艺创作何以能做到苏联美学家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的“依靠全部直觉深入到统计学和逻辑学难以深入的领域”,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创作者对艺术的清醒与执着,是这种对艺术创作真诚、敬业与专注的态度,成就作品的品位、质量和分量。创作的跋涉之路相当艰苦,更充满幸福。经典作品如时间中的一块“纯金”,在它来到我们手中之前,经历过热情与意志的淬火和锻造。那里凝结着创造者的灵魂。

今天,我们经历的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对作家艺术家来说,这场伟大实践蕴含着丰富的创作主题和创新灵感,历史巨变背后有深刻的时代精神图谱有待挖掘和表现。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作家艺术家责无旁贷。

没错。我们生逢其时。我们正是前来答卷的人。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  
制图:张丹峰



观众没有高下之分,“跳舞给老百姓看”是我们的创作宗旨,我们收到的最重要奖赏就是普通观众的认可



46年前,我在台湾成立云门舞集。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台湾没有自己的现代舞团,我希望能够为基层民众起舞。

我不是科班出身,23岁才学舞,边学编舞,边打点舞团柴米油盐。演出虽然受欢迎,但是到1988年我实在累垮了,于是停办舞团,用3年时间去旅行,先后造访西安、洛阳、敦煌、北京、苏州等地。远行归来第二天,坐出租车时,司机问我云门舞集为什么停了,我诉说经营舞团的辛苦。他说:“林老师,我们这些开计程车的人,每天在台北交通里讨生活也很辛苦。每一行都辛苦,但是观众不可以没有云门。”我永远记得我下车后,他朝我大喊“林老师加油”的声音。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羞愧。一年后,云门舞集重启。

云门舞集走到今天,每一步都很难:创作、筹资、协调,每一件事情都难。几十年来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工作、一点一点累积。“编舞大师”“著名艺术家”这些称谓不重要,我是匠人,一辈子就在做把舞编好这件事。

云门舞集自创办之初就决定要编自己的作品,不做西方现代舞的模仿品。我从生活中学习,也去听京剧,去博物馆汲取养分。上世纪90年代起,我们用很长时间建塑云门的身和动作风格,希望舞者具备一种安静、纯净的气质;动作不过是舞蹈的媒介,最终是做动作的那个人的某种气质打动观众。40多年来,我编创的90部作品,核心都在表现人、人的状态、人的处境。我的舞蹈作品《白蛇传》《新传》《红楼梦》《九歌》《水月》和“行草三部曲”里都有文学意境;书法、中国古典文学、西方音乐等元素,经过转化都进入我的舞蹈。

1993年,云门重启后首次来到大陆演出,在北京、上海和深圳演出舞作《新传》,当时的北京《舞蹈》双月刊用“震撼舞界”来形容我们的舞者和作品。那时候,现代舞对大陆观众是一个新鲜事物,这些年人们对作品的了解越来越多。过去20多年间,不单云门一团时常去北京和上海等城市演出,为培育青年舞蹈力量而成立的云门二团也时常与大陆朋友交流。2014年10月,云门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松烟》,演出结束后很多观众留下来与我们交流,甚至连剧院走廊和过道都坐满喜欢舞蹈、喜欢云门的朋友,让我非常感动。

艺术没有所谓高端不高端的区别,观众更没有高下之分。大家看东西视角不一样,感受自然不一样,我相信农村大娘也能看懂云门舞集的作品。但是,如果内容不精彩,观众一定坐不住;为了演出秩序良好,我必须编出让大家目不转睛的作品——我是普通观众训练出来的编舞者。

云门舞集始终以“跳舞给老百姓看”为宗旨,46年来这个目标从未改变。我们一直努力走出剧场,早年在乡村、社区、学校做免费公演,1996年起每年7月都在不同城乡举办大型户外公演。三四万观众席地而坐,秩序井然。遇到大雨,观众不肯走,舞者就继续跳下去。演出结束以后,地上连一片纸屑都没有。这是观众对云门的最大恩宠、最大鼓励。2008年,一把大火烧毁云门排练场,将舞团许多家当烧光,4000多笔捐款支持我们在淡水河边山丘上建造云门剧场。那是对艺术的渴望与厚爱。

明年我将会从云门艺术总监职位退休。世界上很多现代舞团随着创办人离开,舞团也就停了。我不希望云门舞集中断,我也不觉得舞团必须常演我的作品;现代舞一定要和当下的观众有关。我希望未来云门舞集能有在互联网冲浪中长大的编舞者,能用新鲜语言跟新生代年轻观众互通信息。

云门46年岁月里,最重要的奖赏来自普通观众的认可。他们常在路上、地铁或公交车上跟我微笑,给我温暖鼓励。几年前,我参加一场文化活动,凌晨时分,人们在乡间小路边暂歇。一位农家妇人从人群中走出来,握住我的手说:“林先生,感谢你美丽的艺术。”

那是我毕生收获的最美好的舞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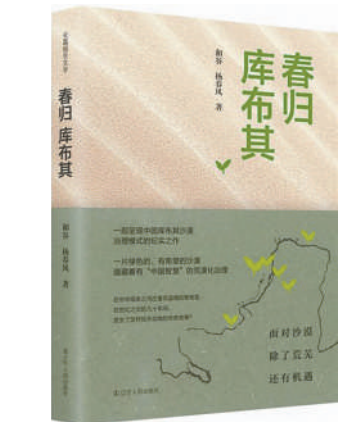
(李梦采访整理)

林怀民,1947年生于台湾嘉义。1973年创立“云门舞集”,成为华人世界首个产生国际影响的现代舞团,编创《九歌》《水月》《行草》和《稻禾》等90部糅合东西方美学的舞蹈作品。



# 我是观众训练出来的编舞者

林怀民



《春归库布其》和谷杨春风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秋天,我与西安市作家协会同事和谷结伴,北上陕北塞外,游历于毛乌素沙漠边缘,后经银川、兰州走了一圈,分别写了些散文在报刊发表。那时30来岁,写作热情高涨,对不不同人文自然地理和风土人情有好奇心,笔下生风,想在文学事业上有一番大的作为。

时过境迁,30多年之后,很高兴读到和谷、杨春风的新著《春归库布其》,感慨良多。这部长篇纪实文学视野开阔,从人与自然的